

王安忆：我们的影视作品里，总是缺乏生活的常识

电影《半生缘》里，吴倩莲演的曼桢生病躺在床上，梅艳芳演的姐姐曼璐，进到妹妹房里来看望。看到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的妹妹和朋友的照片，眼光很锐利地说了一句：左边的那个人比右边的好，“家底厚”。

“家底厚”这一句很对，指的不只是有钱，还是有渊源，有根基，是世家。这“家底厚”的人，就是黎明演的世钧。以前不怎么认识黎明，只知他是“四大天王”之一，偶尔从电视屏幕上看他唱劲歌，也是张牙舞爪的。而此时，他却真是“家底厚”的样子。

他有些木。为了抢上班车，竟看不见在场的女士，将曼桢挤落了下来，他还会把涮筷子的水当茶喝。小市民出身的叔惠就不会。叔惠是要伶俐得多，这就是小家子的风格，上海话叫“活络”。他交际要比世钧广，人头也熟，世钧客居他家，倒比他还待得住，很勤快地帮着大人冲开水。

这种“家底厚”的人，往往在外面是随和的，回到自己家里，自然就要上些脾气。可不是，他带叔惠回南京家中，饭桌上同他妈妈说话，微微蹙着眉。还有，吃空了碗，等女佣添饭，就露出了尊严。而此时，叔惠则萎缩起来，他的“活络”在这个森严的大家庭里，有些施展不开了。

越剧《红楼梦》，王文娟扮的林黛玉，也是大家子的闺秀。她虽然多情善感，对宝玉有着私心，性子还有些乖张，但形态上却不失持重。她声调低低的，回眸转身都有些“慢”，这就是有规矩，稳重。

像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，那一群小姐，不知为何一律那么“嗲”。说话尖起了嗓子，眼睛活动游转，神情又是那么娇嗔任性。贾母经常夸奖薛宝钗，说她“敦厚”，可见“敦厚”是大家风范里的上品。在此处，倒是应当学习戏曲里的行当，大家闺秀一般是由青衣来扮，青衣的一招一式就比较敦厚，不是像花旦那么敏捷灵活，尖嘴快舌。

现在都喜欢说“文化”，“文化”这概念过于伟大了，其实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点常识。很多情理都是从常识里生出来的，缺乏常识就情理不通了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不像”。

电影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里，巩俐演的小金宝，就“不像”。看起来，导演和演员，对上海舞女这行当，都缺乏一般性的了解。“小金宝”形态显然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后，工农化电影里，对“舞女”带有漫画式的描绘中演绎出来的。她不停地扭动腰肢，飞扬眼风，浪声大笑。并且，有没有发现？我们的电影电视里，凡舞女，妓女，交际花，大都是这一路的做派，比如多年前的电影《日出》，里面的陈白露。

风情可不是这么风情法的。曾经看过“百乐门”大舞厅头牌舞女的照片，你想不到她竟是那么贤良贞静的。脂粉很淡，家常的布旗袍。想想也是，已经到了这份上，就不必浓油重彩，隆重登场。尽可以收敛起来，也是大盗不动干戈。

声色场，尤其是上海的声色场，其实是紧跟社会的习俗和潮流。看史料上写，有一个时期，舞女妓女的流行是女学生的装束，素色衣裙，齐耳短发，甚至还配上一副眼镜。在开放的上海，声色场的风气也能倒过来，影响社会的时尚。可见这一行里，并不是那样媚门气毕露的。

她们这样从异性手里讨碗饭吃的，是要比

常人更解风情，可什么是风情呢？清代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里，列数名妓，形态各异。有一个“汤二官”，特征是“善谐谑”；“钱三官”，姿色一般，“而豪迈有气”；“杨高三”，其描写大有深意，是“无门户习气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像妓女；“梁桂林”，“性和缓”，“喜谈诗，间有佳句”。

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中，写南京名妓王月生，不苟言笑，“寒淡如孤梅冷，含冰傲霜”，她一出场，只静静立于一隅，便“群婢见之皆气夺”。有一回，被一名公子包了半月，同食同寝，却不说一个字。终有一日，似有开口的意思，众门客奔走相告，“公子力请再三，蹇涩出二字曰：‘家去。’”这是何等不动声色的风情，不着一兵，已人仰马翻。

舞女和妓女，实际上都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人，风情里都藏着些豪气。因是这样没保障的生计，就特别能领人的真心，又以赤胆相报。苏童的小说《红粉》，那个秋月就写得有点“像”了。但到底是电影厉害，某些情节在小说里说得通，一到电影，具体化了，就又不“像”了。

电影《红粉》，秋月从解放军的地方逃出来，逃到“王志文”家里，竟住了下来。住下来还不说，听“王志文”他妈说闲话，还要上去对嘴，发一通议论。这实在就很无理了，发的是小姐脾气，妓女可不是这样不懂世事的人。像秋月这样老辣的妓女，又是没有归宿的，她被解放军驱离妓院的时候，在紧张的形势下，她也会在身上藏一些钱财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等她终于逃了出来，她就不用急着去找她的老相好，而是先在某一处租一间小屋落落脚，然后再与相好联络。联络上了，把那相好的男人缠在屋里，三天两头地不回家，他妈这时找来，秋月才可对人家说番大道理，声张做人的志气。俗话说，顺理成章，常识里就是有些理的。

《儿女情长》为什么好看，就是有常识。父亲病了，大哥回来裁决，谁出多少钱，谁出多少钱，没人反对，只是沉默着。各人回到家，夫妻间都有一些口角，怨言，怪大哥派得不公，可还是服从，都按大哥的分配拿出钱来了。《唉哟妈妈》里面，将那憨乎乎的小姑娘派给家境优越的“肖雄”做女儿，聪明伶俐的则给了清贫的“张闽”，也对。穷人家的孩子才能长成精豆似的。

《北京人在纽约》的阿春，就有常识。穿一身笔挺的洋装，到厨房水槽上洗碗，一点不脏衣服，利利落落，像一个老板娘，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，会劳动。劳动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，可现在的演员，大多不会劳什。作家艾明之的小说《火种》，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，女主人公殷玉花在烟厂撕烟叶，为表示她老实肯干，两手紧扯，浑身乱颤，看上去是干活最差的一个。

不止是她，大凡勤劳的人们，不知为什么，总是弄得很狼狈，一头一脸的汗和污浊。其实真正善于劳动的人，干活上是一点不脏的。车间里的老师傅，可以穿着雪白的衬衫、笔直的西装裤上车床。农田里的把式也是，一天的活干下来，身上没有一星土，锄板上也没有土。人不邈邈，活也不邈邈。

又不知道为什么，影视作品里，常常把劳动搞得非常愁苦，非常不得已。再其实，一个健康的劳动者，在劳动时，是很快乐的。电影《骆驼祥子》，祥子刚拉上洋车的时候，在街上跑得多好！年轻，健壮，有的是力气，腿脚轻快

极了，又兴兴头头的。日本电影《远山的呼唤》，倍赏千惠子多么会劳动！她也向“高仓健”诉苦：累得受不了，真想不干了。可一干上手，她却又是那么喜悦。即便在枯燥的流水线上，劳动者也还是能体会到劳动的乐趣。那些纺织女工，在弄堂里穿行，像燕子一样，看她接头，手指也像燕子。

看过两部描写普通女工的电影电视，一部叫《股疯》，一部叫《走过冬天的女人》，演员潘虹也是缺乏劳动的常识。像里面所要表现的，那类能干聪明的女工，手脚都应十分利索，可女主角做什么都别手别脚，性急慌忙。尤其是有个镜头，重病的丈夫摔倒了，她去搀扶，真是没见过这样换人的：先将男人的一只胳膊扛在肩上，再使劲往下压，就好像要利用杠杆的原理。为了节约，给出差的丈夫数草纸，这过分的，也不得法，甚至有些愚蠢。

一个会过日子的勤俭的女人，会有更合理的节约方法。比如买袜子，同款式同颜色的总是买两双，穿破两只以后可以再拼成一



《饮食男女》

《黄雀》：演绎警察的反扒传奇

张帆（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）



《黄雀》剧照

近年来，刑侦剧大多聚焦大案要案，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、紧张刺激的戏剧冲突，掀起影视创作的热潮。而电视剧《黄雀》另辟蹊径，将镜头聚焦于火车站反扒大队与盗窃团伙之间的较量，成功演绎出

“人民警察为民而战”的反扒传奇。

反扒题材的核心在于探讨“何为盗”与“如何缉盗”的双重命题。前者考验创作者对灰色人性的洞察力，后者则是对叙事艺术的极致挑战。与常规刑侦剧面临的大多数罪犯不同，盗贼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，他们游走于市井生活之中，隐匿于人群之内。《黄雀》开篇那场火车反扒大戏堪称教科书级呈现。金角、银角与武霞三人配合得天衣无缝——从假裝被非礼引发争吵到鱼线勾走行李，再到得手后迅速转移，这套“盗术三部曲”不仅令观众瞠目，更折射出盗贼团伙日益专业化的犯罪生态。

然而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反扒警察的侦查手段同样在与时俱进，已从传统的“人盯人”升级为“天网+便衣”的立体防控体系。该剧主角郭鹏飞长期奋战在反扒一线，已从冲动鲁莽的年轻警察成长为经验老到、深藏不露的老专家。他不仅深谙老手作案手法，具有超常的观察力与推理能力，还熟稔犯罪心理学，将市井智慧与现代刑侦技术完美融合。在眼角膜丢失案中，郭鹏飞根据姜医生口供的漏洞推断出他在撒谎；汉代古董丢失案中，郭鹏飞仅凭老乡长的瘸腿，就敏锐地嗅到其中存在的问题，又借助火车站广场的票贩子找到了销赃的据窝。剧中展示了警察跟踪、布哨、调访、审问等破案手法，以及艰苦、危险的工作环境。凭借这些扎实的生活细节和精湛的叙述能力，电视剧塑造出真实、立体的反

扒警察形象，演绎出反扒工作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那种环环相扣的悬疑与刺激，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反扒工作面临的复杂境遇，为“人民警察为民而战”的过程赋予鲜明的传奇性与深刻的思想性。

《黄雀》选取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这一时间段内，发生的七起大案件与若干小案件，以倒叙与插叙的方式，将人物的成长与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相映照。随着镜头深入城市的火车站、公交车、地铁、医院、商业街、工厂、学校等空间，浓郁的地方色彩与强烈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。南方城市荔城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火车站这一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，承载着全国各地为美好生活拼搏奋斗者的梦想。剧中，有携带巨款前来进货的小老板，有怀抱淘金梦下海打拼的少女，有带着金条往返各地的商人。

该剧已超越简单的正邪对立叙事，记录着翻天覆地变化下的人生百态，揭示着层层相连的社会结构，追问造成贪欲、堕落等问题原因，并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着每个卷入犯罪漩涡的灵魂：被生活所迫的黎小莲，因误会上歧路的财神，在利益诱惑下迷失的捐客……这些立体的人物塑造，让观众在谴责犯罪的时候，也能思考背后的社会成因。而反扒警察们不仅要与罪犯斗智斗勇，更要思考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成因，这种双重挑战使得“人民警察为民而战”的主题内涵更加丰厚。

揭开悬疑、反扒、推理的外壳，《黄雀》探索了一个宏大的时代命题：人应该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信念。郭鹏飞千里走单骑，在打击犯罪团伙的同时，寻找出走的未婚妻。随着迷雾渐渐拨开，案件的真相逐渐清晰，他不得不面对何去何从的抉择：一身的伤病，是否还能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警察事业，失落的爱情该如何挽回，是屈服于命运就此隐退，还是继续坚守在与罪恶斗争的第一线……郭鹏飞通过一桩桩失窃案，不仅找回了失物，更坚定了内心对于正义与荣誉的信念。

《黄雀》以其扎实的现实主义笔触，为我们重新定义了英雄的模样——他们或许满身伤病，或许默默无闻，但正是这些平凡守护者的坚持，让我们相信：无论犯罪手法如何翻新，正义永远都在。这就是“人民警察为民而战”最动人的诠释，也是《黄雀》留给观众最珍贵的精神馈赠。



《远山的呼唤》

双。再比如，买香肥皂，是买大号的，因为用到后来，总是一个肥皂头，大号的使用率就高。她们有许多生活的学问，并不是那么没见识的。还有就是说话。女工中那类嘴利会说的，绝不是那么喋喋不休，出言粗鲁，且言语单调，满口什么“拎不清”“不要太好嘛”一类的流行语。她们说话要风趣得多。有一回，我在妇联信访站旁听采访，一个女工来告她的丈夫。她丈夫无中生有地怀疑儿子不是自己的，那女工很激动地说道：“这孩子真是争气，越来越长得和他像！”

《走过冬天的女人》里，后来女主角与一个京剧的龙套好上了，这也不像。她更可能会喜欢一个勤勉精明的做水产的个体户，她们崇尚生存的技能，而不是像小知识妇女那样，会被些小花头迷住。女主角怀了心事，在沙发上合衣坐了一夜，这可不是劳动的女性排遣心情的方式。有一个纪录片拍摄一个瘫痪丈夫的工人妻子，她说道，她心情烦闷睡不着觉，就从床上起来，把家里的玻璃窗全擦一遍。

所以现在人们都喜欢看纪实性的电视片，其实也就是里面有常识，合情理。我最喜欢的就是《毛毛告状》，当亲子鉴定下来，证明无业的残疾青年赵文龙，就是毛毛的父亲时，赵文龙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散了席的法庭里，那电视剧的编导走过去问他：做爸爸了高兴吧？这句话问得实在好，贴心。官司其实是赵文龙输了，她没有问：服不服？而是问：做爸爸高兴吧？这就是做人的常识，做人常识里的良善。然后赵文龙回答她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：我没有办法。女编导再问：你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她们母女？他说：不知道她们能不能原谅我，停了一会，他又说：可我还是没有办法！他的话似乎都对不上茬，可明明白白，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

有哪个编剧能想出这样的好台词？张艺谋拍《一个都不能少》，干脆把台词交给非演员的演员自己去编，也就是要编出些日常生活的常识道理。编导们总是习惯将生活文艺化，结果倒还不如生活的原貌。

好像是，过去的电影比现在的，有常识。记得旧电影《乌鸦与麻雀》，黄宗英演的那个小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，出场时的镜头，是一双纤手，翻着一本连环画。这就合乎她的身份，趣味，生活状态。还有《马路天使》里，周璇演的小红。在卖唱的茶馆里，她独自一人玩着，将一本什么折子从楼梯扶手上滑下去，再追逐下去。在这嘈杂的茶馆里，她玩得这么开心，一点不悲戚，不知自己处境的卑贱和悲惨，她的浑然不觉，格外地叫人痛惜。这也符合她的年龄，身世，和所处的环境。那时候的电影，现在看来还是好看。

另外，台湾的伦理片，似乎也要比大陆的更具常识。《喜宴》，那台湾的同性恋青年，为了应付父母，和想办绿卡的中国女留学生假结婚，想不到事情弄得尴尬了。父母从台湾赶来参加婚礼，女留学生爱上了他，而在一番假戏真做之下，女孩子真的怀上了他的孩子，他的同性恋伙伴西蒙则大怒。最后的结局非常合乎人情世故，四方都作了妥协：女孩子同意将孩子生下来再离婚，西蒙也认可了这个孩子，最微妙的是男孩子的父母，他们装作不了解这一切内幕，承认他们的骗局，好让女孩子给他们生孙子。

还有，《饮食男女》里，有一个镜头，后来回想很是温馨：老头用筷子很不懈地拨弄一下那女人做的，铁硬的排骨，然后吃了下去。那女人也问过老头，她做的饭是他吃了吧，因为孩子从来不会吃完她的菜。这个细节很好，有一种上岁数的人，对年轻女人的爱。我们的电影电视，就比较缺乏这样的情景，大约是对生活了解得不够。其实，生活是很有意义的。

选自王安忆《戏说》东方出版中心 2021 本报略有删节



《哪吒2》将发行英语配音版

《哪吒2》票房大爆后，中国电影市场的天花板有多高？在上周的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核心论坛之产业论坛上，与会中外嘉宾不仅透露了《哪吒2》在海外上映的最新情况，还从市场与技术的角度展望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未来。

作为今年的爆款影片，《哪吒2》引发的关注是现象级的。影片在国内的放映已接近尾声，但“吒儿”征服全球观众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

英国Trinity CineAsia公司负责《哪吒2》在欧洲地区的发行，论坛现场，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塞德里克·贝雷尔兴奋地向大家分享影片上映的最新喜报。他表示，《哪吒2》已成为近20年来欧洲地区影响力最高的华语影片之一。“我们正在见证这一现象——《哪吒2》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。这部由中国团队主导创作的作品，其影响力已远超本土，在海外观众中引发了强烈共鸣，特别是在年轻观众群体中，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参与度。中国创作者独特的讲故事方式，已经跨越了文化壁垒。”

华人影业负责《哪吒2》在北美地区、大洋洲地区的发行，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应旭君感慨，这不仅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大盛事，也是世界电影市场的盛事。“不论我们走到哪里，都感受到来自全世界电影人的善意和祝福，这部作品证明了电影和电影院的魅力。”她透露，该片在北美和大洋洲地区的排片和票房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，并且正在精心准备影片英语版本的二次发行。

“我们正在跟饺子导演密切沟通，也请了一些英语配音演员为影片助力，敬请大家期待。”应旭君坦言，她在做《哪吒2》海外发行时深切体会到宣发的重要性。她说，相比国内，海外的宣发费用高出了一个量级，因此必须精打细算。在步骤上，第一波宣传需要把观众吸引过来，第二波则是依靠影片口碑发酵做到“口口相传”。在此过程中，社交媒体的精准宣发非常重要，因为许多海外观众就是通过社交媒体上网红的推荐才知道《哪吒2》。“未来《流浪地球3》《哪吒3》上映，要提前做准备和筹划，确保宣发费用的精准投放。”

袁云儿